

瞻丁公祠感怀

傅立勇

“家人、书役皆民之蠹，当严加管束，勿使扰民，尤为至要。”在毕节市织金县平远古镇的丁公祠内，读到晚清名臣丁宝桢家信中的这句话，心头不由一震：历史上能如此直截了当将家属、胥吏视为“民之蠹”的，除了丁宝桢，可还有第二人？

丁宝桢，堪称晚清官场中一股难得的清流。他自贵州平远（今织金县）崇山峻岭间走出，在站稳脚跟，更能造福一方、政绩斐然，身后获谥“文诚”，足见其卓尔不群。如今从他这独到的“民蠹”论里，亦可领略其罕见的慧识和境界。

“木中虫”，是《说文解字》对“蠹”之释注。关于“民蠹”，战国《商君书·修权》早有明言：“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意指官员隐匿真相，盘剥百姓，即为民之祸害。明代张居正《赠袁太守入觐奏绩序》亦载：“凡俗之害于政者，奸民梗玩，伏机隐患，以嗣上之衅，谓之曰民蠹。”此处指奸邪之人妨碍政务，伺机作乱，同样是百姓之患。可见，“民蠹”即“蛀蚀民生之虫”，是对人民有害的人。

我满怀敬仰翻阅《丁文诚公家信》，恍惚间，仿佛与一位智者深邃而坚毅的目光相遇。其中某些观点虽带有历史局限性，

但不乏醒世恒言。在丁宝桢看来，“蠹”是肌体内难以根除的隐患。因其深藏不露，一旦失控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它便会迅速滋生蔓延，祸乱一方。这与当下“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为官者放纵亲情，就是给自己挖坑”的说法，何其相通一致！

眼前这12封跨度16年之久的家书，是丁宝桢写给长子丁体常的复信，内容及修身、治家、励志、敬业、爱民、廉洁等诸多方面。关于约束家属与胥吏，他还多次在信中告诫：“严束家丁，严惩书役。”“书差务要严行约束德治，家丁务要时时稽查，不可使之沟通差役在外弄钱，亦不可令其与衙门家人来往。此极要紧，官声之好否，全系乎此，慎之慎之！”“体恤商情，总以严察家人、关吏、书差为第一要义。”“家人务加约束、稽查，不可稍纵。”其言谆谆，其意切切，既是殷切期望，更是鞭策警醒。受父亲影响，丁体常曾先后在甘肃、山西、广东、广西等地任职，声名甚好。

丁宝桢无论是出任山东巡抚还是四川总督，始终“以爱民养民为第一要事”。他如是教育长子清白为官：“尔当于‘利’之一字，斩断根株，立意做一清白官，而后人则受无穷之福。”“自要自己事清白，处处公正，虽有小人，亦不能为

我害也。”“不生一毫满假心，不生一毫夸大心，不生一毫忌妒心，不生一毫怨尤心。”丁宝桢身为朝廷重臣、封疆大吏，晚年竟要靠举债度日。病危时，他认为所欠债务已无力偿还，只能上奏朝廷：“所借之银，今生难以奉还，有待来生含环以报。”1886年，丁宝桢逝于四川总督任上，府内只剩下满柜书籍、一些笔砚和破旧衣物，最后竟靠“僚属集腋”，始得成丧。

纵观其一生行止，他不仅“自扫门前雪”，严防家宅与身边滋生“民之蠹”；更敬的是，他刚正不阿，敢管“他人瓦上霜”——无论“蠹”藏身何处、后台多硬，只要祸害百姓，必严惩不贷。慈禧太后心腹大太监安德海，在山东耀武扬威、敲诈勒索，丁宝桢便以“借越礼制”之名将其拿下，上演了一场“前门接旨，后门斩首”的好戏，令有意袒护安德海的慈禧“哑巴吃黄连”。而反观同样有过“民蠹”论的张居正，却因不能管束至亲受賄，为政敌攻讦，死后遭到清算，让人叹惋不已！

逝者如斯，德厚流光。临别时，我抬头凝视祠内“丁宝桢陈列馆”匾额，方知是已故书法家大师欧阳中石的墨宝，笔力遒劲，内蕴醇厚。一笔一画，都闪现着丁宝桢清风亮节的辉光。

琊川记

姚瑶

乌江发源于贵州西部乌蒙山，一路浩浩荡荡自西向东，最终在重庆涪陵区汇入长江。乌瞰地理版图，在水流湍急的乌江流域北岸，琊川镇像一颗明珠悄悄镶嵌在青山绿水之间。

“乌江滩连滩，十船九打烂。”这条奔腾在贵州高原上的大河，以天险著称，水流湍急且多峡谷险滩。乌江像一条碧绿的彩带，铺就天地之间，颇有蜿蜒灵动之势，江水载着多少人回烟火和故事一路东去，不舍昼夜。

“这时候夜深人静，窗外有轻轻悄悄的雨声，也是我倾听一生的雨声。”此刻，我正在乌江北岸的琊川镇写下这篇小文，窗外下着雨，眼前恍然出现何士光先生伏案疾书、船夫躬身划过险滩和风浪搏击船舷的震撼画面。

进入黔北凤冈县琊川镇，迎接我的是一场纷纷扬扬的梨花雨。风飒的文友告诉我，这地方叫梨花屯，名字是著名作家何士光取的。20世纪60年代，何士光到凤冈县琊川公社生活、任教，他住处对面的山上种着不少梨树，每到春天就开满雪白的梨花。后来他创作《乡场上》等小说时，便将这片土地誉为梨花屯。梨花屯随作品传播开来，成了琊川的文化符号。

当年《人民文学》与何士光之间有着一段文坛伯乐发现千里马的温馨往事。在文学蓬勃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人民文学》编辑部稿件堆积如山，编辑赵国青在众多来稿中翻到了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那时的何士光还是住在乡村任教、仅零星发表过少量作品的文学青年，毫无知名度，但赵国青读完稿件后当即眼前一亮，被作品中以小见大的叙事、对农村变革的敏锐捕捉以及鲜活的乡土气息深深打动，积极向编辑部及主编推荐上头条。作品发表后迅速引发巨大反响，不仅被《红旗》杂志破例转载，还毫无争议地斩获了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到琊川，去看一场梨花雨，我想这是诗意的。从何士光先生的旧居往前望，稍稍仰头便可以看到对面山坡上无数株梨树，尽管是寒冬时节，也能感觉到梨花即将盛开的气势。

据资料记载，琊川镇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唐太宗贞观五年(631)置琊川县，迄

今1400多年历史。

站在琊川高一点的地方就可以鸟瞰整个镇子。镇子不大，总面积115.7万平方米，3万多人就居住在这一块风水宝地之上。

我冒着雨走在光溜溜的青石板上，潮湿的路面像在诉说久远的故事。我在禹王官前站定，一段历史浮现在我眼前，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前夕，为确保会议万无一失，红九军团奉命将警戒线从湄潭延伸至偏刀水(琊川的旧称)一线。1月14日，200余名红军进入偏刀水，在禹王官设立办事处；次日，偏刀水苏维埃政府成立。在琊川陈列馆内，我目睹大量的历史照片和革命文物，红色基因已深扎在这块土地上。何士光先生在文章里描写过的琊川人和事，那些带着泥土气息的语言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在今天的琊川依然能看见。在先生旧居前，已经感受到对面扁担山上的梨花即将绽放。那天傍晚，我们聚在“梨花屯人家”农家乐，品尝滚汤圆、糍粑、绿豆粉，老板脸上的笑容实实在在的。在琊川，时间慢了下来，没有城里的吵闹，只有风声、鸟叫，还有淡淡的乡愁，让我安静。

琊川人，如乌江北岸的厚土，淳朴、厚道。在刘么爸滚汤圆店里，我体验了这项非遗美食的制作和品尝过程。青年作家王瑞偈告诉我，刘么爸是他外公，做了一辈子滚汤圆。刘么爸始终保持纯朴的微笑，熟练地“筛滚”，白净细腻的糯米粉轻轻扬起。香甜、爽滑、细嫩的汤圆让这个冬天变得温暖，这种温暖正是琊川的烟火人间。

傍晚，灯火之下的琊川小镇仿佛镀上一层橘红色。遥远处有炊烟缕缕升起，飘在镇子上空，带着浓郁的饭菜香。我记得多年前读过何士光先生一篇散文，“西斜的阳光正映照在石阶上，院子里有柴禾的烟缕在飘散。”先生当年的琊川，它的耕牛和铁器，它的唱着黄鹂的阴阴夏木，还有飞着白鹭的漠漠水田，就一直也没有改变。”

此刻，窗外的雨还在淅淅沥沥地地下着。乌江以北，梨花屯乡场上的琊川镇一直没变。在这块有生气、有盼头的土地上，红军的故事、好看的风光，实在的人情、老辈传下来的技艺一直没变。

繁花绽放 (外一首)

陈叶水

挣脱裹挟的厚重，
撇开暗夜紧闭的心扉，
让思绪与春风相拥，
合唱出一个时节的清新。
徐徐舒展的时光，
拉开了盛大的帷幕。
原野、山峦、森林、河流，
开启了从容的步伐，
排列在清晨阳光的金线上，
聆听着那激昂的号角声。

曾经凋零的浩瀚林海，
枯萎的枝头挤满翠绿的新芽。
曾经清冷的时空，
回荡着欢快的鸟鸣。
乡村机耕的轰鸣声，
划破寂寞的旷野。
一条条高铁巨龙，
飞奔在高原的蓝天上。
城市宽阔的大街，
人流在春天涌动。

在和暖的春风雨露中，
一个梦般的兄弟姐妹们，
植物世界的兄弟姐妹们，
展展相约已久的艳丽盛会，

把大地写满灿烂，
绚丽陶醉了岁月，
芳香弥漫在蔚蓝的天空。
流光溢彩的时节，
仿佛天上人间，
却是当今时代的生动图画。

大地之花

翻涌的思绪，
激荡在心间。
岁月的骏马，
奔腾在连绵逶迤的山巅。

打猎人生的记忆，
时光荏苒一去不返。
谁能定格那些青葱倩影？
往昔令人留恋的美好韶华。

你是亘古的璀璨精灵，
不畏寒冷芳香吐蕊。
微笑把春天唱响，
芳香陶醉大地山川。

你是天地一道不朽风景，
传承美好创造未来。
大地因你而灿烂！
生命因你而精彩！

黔灵四季韵

黄明建

黔灵山有“黔南第一山”的美誉。山不算大，故事却不少。人文以外，山的自然风貌可用煞然多姿来概括。身处其间，亦然循规蹈矩，猛然回首，却憬然温煦。

山脉不大，在山间盆地里拔地而起，峰峰嵯峨，绵延逶迤，九曲回环，呈东北—西南走向兀立于故乡贵阳市中心区西北。南接枣山路，东近八鸽岩路，东北有市北路，北至关刀岩、小关水桥，西连长坡岭林场、七冲岭、三桥村及圣泉，距市中心仅1.5公里。1957年，贵阳市政府依托黔灵山建置了黔灵公园，这座公园以明山、秀水、幽林、古寺、圣泉、灵猴而闻名遐迩。山脉峰峦叠翠，古木参天，林木葱茏，古洞清幽，深谷幽邃，景致清远。黔灵山，是贵阳人一片清幽爽净的健身宝地，也是人们追求心灵自然回归的首选所在，更是贵阳环境绵远福祥的城市胜地。

文人雅士为黔灵山留下了汗牛充栋的溢美辞藻，而我却始终把通灵黔灵山的林间步道作为其神韵之髓。逾13公里的石阶将象王岭、白象山、黔灵山、檀山、大罗岭、关刀岩、马鞍山等群山峻岭贯通。行走其间，一览城市楼群鳞次栉比、万家灯火、奇峰秀水、怪石苍藤、崖刻、碑记、古亭、战壕错落立，人在林中，林在人中，影影绰绰，只闻其声难见其人，歌声、吟唱声、吐纳声、吼叫声此起彼伏，欢愉之声播扬林梢天顶，便把一座清幽爽净的山装点得人气喧闹。四季的颜色与记忆，就此融汇进登山者们对和美的憧憬与向往中……

春之黔灵。山上处于一派鹅黄嫩绿中，迎春花墙仍残存着星星点点，满山的花儿也渐次绽放开来。桃花、梨花、梨花、梨花，各种叫不出名的野花已漫山遍野，一蓬蓬、一丛丛，溢溢葱葱，插在起伏的山峦峰壑里。鸟儿追逐在枝头，欢快地啾啾流流，辛勤的蜜蜂巡游于各处花海，如织的人流穿行在绿浪逶迤的山道上。高处放眼，黔灵山在一片柔美的七彩锦缎簇拥之中，山啊、花啊、啊、林啊、盘山步道啊，一切皆融汇进春和景明与锦簇花团的氤氲气息中。

此时正是黔灵踏春的上好时节。经过一冬的蛰伏，山林吸饱了地滋养空气苏醒过来。满山的新绿与绽放的繁花带着冰雪的晶莹，空气里弥漫着沁人心脾的林海之馨，春的气息令人陶醉而流连忘返。春寒虽仍料峭，人们已按捺不住秀水明山的召唤，急切地脱下厚重的冬衣，开始了走进自然的步伐。遑遑的，唱戏的，练拳的，跳舞的，骑自行车的，打拳的，舞剑的，卖中草药的，卖小吃杂货的，推拿按摩的，林林总总，散落在山野间，偌大的一座山，静谧与安宁、热闹与繁密交织，成就一幅安平世界的图景。

夏之黔灵。蝉儿上树梢开始了鸣唱，夏天来了，艳阳照耀着大地，暑热为繁忙的都市平添几许烦躁，此时的黔灵山却依然静若处子，青春靓丽又娴静安详。森林吸附了城市的喧嚣与嘈杂，蝉儿的叫闹传扬在森林深处，与树影繁密的山野松涛交汇成一曲圆融的纳凉交响曲。凉风习习，凉风习习，黔灵山没有夏天！黔灵山奉献给世人的，是热烈中的宁静与安详。

夏天是黔灵青春蓬勃的时节。贵阳是一个时尚并懂得享受自然韵味之城。贵阳人把对青春的渴望挥洒到了夏季的黔灵山。在绵延6000余亩的山林、湖泊间，弘福寺、黔灵湖、关刀岩等景点错落分布在山峦的各个隘口。人们的行踪布满了每个角落。晨练的人们，或跳舞或打太极或歌咏或吐纳，或孤芳自赏，或三五成堆，或百十为群，把山林装点得人声喧嚷。游人三三两两映现在幽静的林间步道，情侣们依偎在树影下亲密地休憩软语，孩子们欢快的笑声传扬于天际。黔灵湖游船如织，清幽之处，垂钓者们静气凝神……黔灵山是人们尽情挥洒夏季暑热的胜地。

秋之黔灵。秋天的黔灵山是绚烂的，枫叶红了，果实熟了，树丛在夏季的炙烤中变得厚重而丰盛。山的颜色由绿变成了富有层次的斑斓色彩。雾霭早晚间开始在山峦间升腾，松针和各种叫不上名的树叶儿上沾满了水珠，滴滴答答坠落到地母的怀里，山林进入了湿润的时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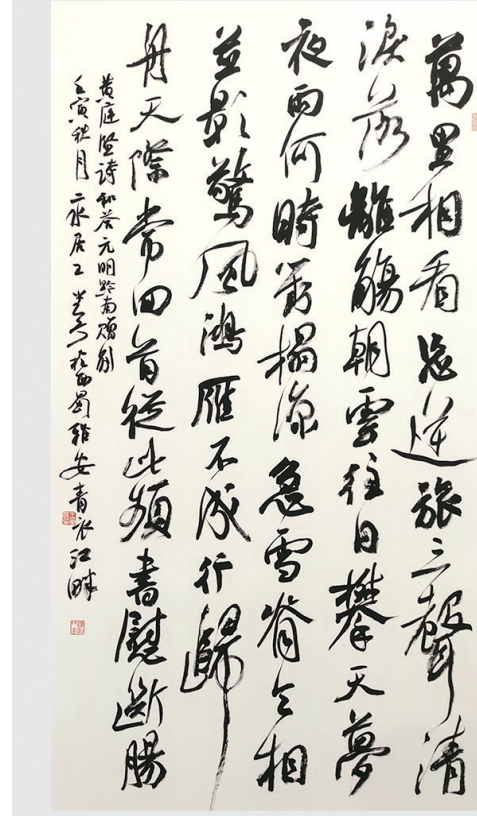
踏着一路秋霜进入黔灵，犹如进入一个成熟女人的世界。她盛装登场，带着阅尽人间万象的深沉，带着对世人的眷恋和万般风情，收获的欣喜里写满了曾经沧海的故事和传说。

深秋过后，黔灵山的游人明显少了下来，闻无声息的山林显得幽深而神秘。落叶纷纷，在秋风的洗礼下，漫山遍野都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深黄色。辛勤的公园人始终保持着对盘山步道的清洁，无论爽净还是湿滑，走在九曲八弯的小道上，总能唤起你对自然馈赠的感念、文明的感恩、生命的思索。

冬之黔灵。黔灵山的冬天并无肃杀，山的颜色虽不及其他时节灿烂，常绿乔木却也绿意深浓，间插分布在山峦峰岭间。水，山泉变成了涓涓细流，湖水变幻成了深重的颜色，但人们的暇眼，却始终能在绿色的湿润中流连。山，因为冬天的到来明显地清静了，人迹稀疏中，在偌大的山脉里，偶尔可见几个在步道上踽踽而行的中青年或不畏严寒的老人，他们是亲近大自然的智者，也是思考并歌唱生命的勇者。自然轮回注定了人们必须学会面对和接纳，并满怀希望地去等待和憧憬，为了山花烂漫时的欢悦，冬天里的登山者们选择了陪伴和静思。

一阵暗香浮动在鼻翼，蜡梅花开了，香气袭人，春天的脚步已悄然临近……

全国书法名家写贵州



行书《宋 黄庭坚 贺答元明黔南赠别》 王莹兵

万里相看忘逆旅，
三声清泪落离觞。
朝云往日攀天梦，
夜雨何时对榻凉。
急雪春令相并影，
惊风鸿雁不成行。
归舟天际常回首，
从此频书慰断肠。

王莹兵：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理事、行草书委员会副主任。

思念悠悠

陈志军

念想如风，在记忆的褶皱里一再轻轻穿行。

我岳母走得早，没能见证我与妻子相恋到组成温馨的家庭。但这以后常听妻说她性格要强、坚韧和善良随母，还有漂亮和爱漂亮也一样。听者有心。多年来，促使我对岳母总带着一颗虔诚与敬重的心。

岳母包容、宽厚，从不与外人红脸。那年头，家庭子女多爱吵嘴。一个院子邻居多，容易闹矛盾。她有句口头禅常挂在嘴上：“人要吃得亏，才能到一堆”。针对一个家庭来说，兄弟姐妹多难免不拌嘴，但一定要大不欺小，小不好强，懂得相互关爱和谦让，一家人才能和睦。而邻里间在一起生活，且莫大计较，能让得人，以诚相待，才好长相处。妻对母亲的记忆从来不是凭空的，是具体可感的。

岳母说话伴着笑颜，声音悦耳，很容易让人记住。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叫她阿姨，她家四丫头跟我两小无猜，既是同学又是同桌。我们都是多子女家庭，兄妹多爱打打闹闹，免不了哭鼻子，尤其像我受不得半点委屈，哭哭啼啼，没完没了是常事。这时候，她会来劝架，末了带我去她家一起玩或做作业，我不会把不开心的事全抛到脑后。那时，我们同住林业检查站小院，她家住院中老屋。她母亲更像是家属院的义务调解员，哪家有矛盾经她一出面，对错分明，很快给摆平。在我的眼里，她母亲说话总在理，受人尊敬，温婉可亲，经她调教出的家庭子女，大有大的样子，小有小的乖巧，其乐融融。

没几年，我父工作调动，举家搬迁。若干年后，当我再与发小同学重逢，她成了我的妻。那个曾经的阿姨，也是岳母的她却与我阴阳两隔。

岳母在过世前去过私塾，上过新学堂，识文断字，能把一架算盘拨得脆响。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需要大批文化青年参加土改，岳母追求进步，办事公道，善良可亲，很快选上村妇女主任岗位，是优秀的女青年代表。不久，乡农会过渡建立人民政府，她又被推为乡长候选人，是唯一的女候选人。因其他原因，她主动退出竞选。那是她人生中的绚烂时光。

岳母嫁嫁也有故事。岳父年轻时在赤水河上放木排，水性好，为人仗义。一次，两个生意人遭土匪抢劫被堵到河边，岳父见之不妙，他竹竿拉他们上到木筏，一竹竿劈头盖脸打向土匪，逼其不敢造次。这两个生意人中，一个正是妻的外公，由他作主促成了这桩婚事。新中国成立后，急需放排工赴外地工作，岳父只身来到梵净山伐木放排。岳母早年肤白貌美，年轻漂亮，举止娴雅，每提及此事，他心里总是美滋滋的。岳母手投足间无不透露出大家闺秀的聪慧可人。她出生不由选择，融入新生活很快，一个转身，剪了短发齐耳，风风火火。应了一句古话：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岳母亦如此。

岳母节俭，能吃苦中苦。在赤水老家，她独自一边的侍奉年迈的公婆，有病看医生，无病端茶做饭，直到为二老送终；另一边，老屋还有一个未成年的满叔，长岳母大儿子5岁，她一并拿他当自己的小孩一样悉心照料。那年头物资匮乏，她把仅有的大米安排给娃娃们吃，自己每顿靠苞谷面掺和野生苦菜、野菜充饥。没有经济来源，就采沿河两岸竹笋粗加工卖钱，再购来细粮磨成粉做成当地名吃猪耳把，拿到水上交通繁忙的赤水竹筏上叫卖。凭一己之力，硬是让

一家人没饿肚子。

岳母育有5个孩子，大家都记得从没看到她清闲过。“不缺一块，不缺一分，不好计划就会难”。这是岳母叮嘱儿女要养成勤俭持家的常用语。历经10年的家庭两地分居，吃尽千般苦头，岳母终于来到岳父身边。岳父工资不高，为生活计，她被迫做起买卖营生。方法是看准农村市场行情，赶转转场，在一地进货如禽蛋、小鸡小鸭，再到另一个乡场上销售，售完后不打空手，采购到当地山货如豆类、面条、大米、新鲜瓜果、蔬菜，赶紧又到别的乡场上卖。虽然人辛苦，爬不完的山，赶不完的场，但有差价可赚。手上宽裕了不少，过几年儿女们身上都能穿上新衣裳，书包里添置新文具盒之类。

林业检查站小院的老屋，旧是旧了点，岳母人勤快，经常打扫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嚼得菜根苦，方为人上人”。这也是岳母教育儿女们做人的老话。她坚强执着，有苦有累从不声张，只有自己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的重压。

思念悠悠，记忆绵长。岳母早生华发，额头渐爬满皱纹，家中大哥最先观察到。他大么妹20多岁，和岳母相处更长。记得岳母年轻时，非常爱美，偶尔也会刻意打扮打扮；子女多，把精力全放在他们身上。兄妹们多少欢乐的背后都有她付出的艰辛！她对命运的不甘不服输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晚辈。

几个儿女中，大哥最早参加工作，几经磨砺，事业有成，独当一面。这时当母亲的仍没有放松管束，会经常敲他的警钟：“有了职权不可任性，最忌请吃请碗里盯着锅里，那是自私贪念！”并反复叮嘱要走正道，干干净净做人，清正廉洁做事。岳母的话，大哥常念于心。

情到深处暗垂泪，便是姐夫了。家里有好菜，姐夫心里装着大家，必邀请来家中聚餐，说喜欢热闹，那是托词，看重的正是浓浓的亲情。有句话很中听：姐好不算好，姐夫好才算真好。姐夫姓汪，从大姐谈恋爱时就喊他汪哥，之后从未改变。汪哥是见到过岳母并唯一有机会当面改口喊她妈的人，他随时能扳起指头数上一两件岳母温馨的事。

哲人言，人为俗人，生在全世，风吹雨打，俯身其间，苦乐其间，在厄运中保持着一份难得的豁达是本分。岳母她懂，一生都在挑战。她把生活中的磨难留给自己，脸上从未露出痛苦的表情，哪怕是一丁点无奈的神色！

我一直心存感激，心想是前世修的缘，让我拥有一个好的贤内助。我偶在职业变动或升迁迷茫时，妻了解我，常用为政要知“逆流而上，顺势而下”，及“水善下成海，山谦高极天”的道理开导我。我谢她金口良言，她一笑置之，半晌说谢谢你老岳母，她早已言尽意尽，不过我换了说法而已。正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岳母没有得我孝敬，但岳母家风多在潜移默化中，让我如沐春风。这是我一生的财富。

西上梵净山，山下有个叫德旺的小镇，岳母是在岳父工作的林业检查站老屋过世的。多年了，检查站已经撤消，老屋尚存。如今，我和妻驾车常路过，她都要喊停一下，然后在车旁找一个角度深情地凝视老屋，直到眼圈微见潮湿。片刻，她用纸巾往双眼一拭，下巴抬高仰起，双眼凝视越过老屋再向河对岸眺望。我和妻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远方，当她把一双明亮的眼眸收回时明显有异样在闪动。

哦，往事历历在目，仿若昨日。